中国跨国语言及其语言状况差异*

北京师范大学珠海校区 /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 **黄 行**

提 要：中国与周边国家分布着许多共同的民族和语言，因此中国的民族和语言疆界不等于人为设定的国家行政区划疆界。地处东亚的中国其民族、语言、文化的多元性和多样性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辐射到南亚、东南亚、中亚、东北亚地区。由于历史的原因，北方阿尔泰语系语言在境外国家比较强势，南方汉藏语系语言的主体主要在中国。本文试图用详尽的资料数据说明，不同国家由于采用不同的语言地位规划（如国家语言 / 地方语言 / 少数民族语言、官方语言 / 非官方语言等）和不同的语言本体规划（如规范的标准语和多样性的方言、书面语采用不同的文字体制等），都可能会影响不同跨国语言的身份识别和数量统计。由于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拥有多种语言或一种语言分布在多个国家，因此语言跨国分布是一种普遍的现象。以往的研究比较强调跨国语言共同历史和相同结构的等同性，相对忽略它们国别之间显著的差异性，然而由于不同国家实行不同的社会制度和语言政策，致使不同的语言处于不同生态，并且明显地影响到同一跨国语言之间的沟通、互动和认同，致使不同国别的同一语言渐行渐远，有分化为不同语言的趋势。

关键词：跨国语言；语言状况；语言身份与地位；语言规范与标准；文字系统

1 中国与周边国家的跨国语言

中国与周边国家分布着许多共同的民族和语言，因此中国的民族和语言疆界不等于人为设定的国家行政区划疆界。地处东亚的中国其民族、语言、文化的多元性和多样性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辐射到南亚、东南亚、中亚、东北亚地区，通过语言文化的地理延伸，历史上中国与周边各国之间在族群文化和语言文字方面相互产生过深远的影响（黄行 等，2014）。这些跨国语言的总数按中国学界语言身份的统计有 50 余种，约占中国语言总数的 40%（见表 1）。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国家外语能力指数构建和中国关键外语战略研究”（项目编号：22AYY011）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表 1　中国与周边国家跨国分布的语言（孙宏开 等，2007；Lewis et al.，2017）

地区 / 国家	与中国跨国分布的语言
东北亚	——
俄罗斯	俄语、塔塔尔 / 鞑靼语（Tatar）、图瓦语（Tuva）、布里亚特蒙古语（Buriat）、卡尔梅克 – 卫拉特蒙古语（Kalmyk-Oirat）、哈卡斯柯尔克孜语（Khakas）、鄂温克语、赫哲语（Nanai）
蒙古国	蒙古语、布里亚特蒙古语、卡尔梅克 – 卫拉特蒙古语、达斡尔语、鄂温克语、哈萨克语、维吾尔语、图瓦语、汉语
朝鲜、韩国	朝鲜语（韩国语）
中亚	——
哈萨克斯坦	哈萨克语、塔塔尔 / 鞑靼语、维吾尔语、东干语（Dungan）、北部乌兹别克语、伊犁土尔克语（Ili Turki）、柯尔克孜 / 吉尔吉斯语（Kyrgyz）
吉尔吉斯斯坦	柯尔克孜 / 吉尔吉斯语、北部乌兹别克语、东干语
塔吉克斯坦	柯尔克孜 / 吉尔吉斯语、瓦罕语（Wakhi）
乌兹别克斯坦	北部乌兹别克语
东南亚	——
越南	越南语（京语）、德宏傣语、西双版纳傣语、黑傣傣语（Tai Dam）、德靖壮语、邕南壮语、左江壮语、文马壮语、布依语、水语、白仡佬语、青仡佬语、红仡佬语、拉基语、普标语、川黔滇苗语、优勉瑶语、金门瑶语、巴哼语、哈尼语、拉祜语、苦聪拉祜语（Kucong）、普拉彝语（Phula）、莽话（Mang）、汉语
老挝	德宏傣语、西双版纳傣语、川黔滇苗语、优勉瑶语、金门瑶语、哈尼语、阿科哈尼语（Akeu）、卡多哈尼语（Kaduo）、拉祜语、拉祜熙拉祜语（Lahu Shi）、克木语（Khmu）、布辛话（Bit）
缅甸	拉祜语、拉祜熙拉祜语、阿卡哈尼语（Akha）、阿科哈尼语（Akeu）、傈僳语、怒苏语、阿侬语（Anong）、景颇语、载佤语、阿昌语、勒期语（Lashi）、浪速语（Lhao Vo）、康藏语（Khams Tibetan）、独龙语、德宏傣语、西双版纳傣语、川黔滇苗语、巴绕克佤语（Parauk Wa）、阿佤佤语（Vo Wa）、布朗语、布雷德昂语（Ruching Palaung）、汝买德昂语（Rumai Palaung）、汉语
泰国	德宏傣语、西双版纳傣语、傣雅傣语（Tai Ya）、川黔滇苗语、优勉瑶语、阿科哈尼语、拉祜语、拉祜熙拉祜语、傈僳语、毕苏语（Bisu）、布朗语

（待续）

（续表）

地区 / 国家	与中国跨国分布的语言
南亚	——
印度[①]	卫藏藏语（Central Tibetan）、格罗马藏语（Groma）、夏尔巴藏语（Sherpa）、扎话（Zakhring）、博嘎尔珞巴语（Boga'er/Adi）、义都珞巴语（Idu）、仓洛语（Tshangla）、门巴语（Monpa）、达让语（Taruang/Digaro-Mishmi）、格曼语（Keman/Miju-Mishmi）、傈僳语
尼泊尔	卫藏藏语、夏尔巴藏语
不丹	仓洛语
阿富汗	南部乌兹别克语、柯尔克孜 / 吉尔吉斯语、瓦罕语

由于历史的原因，总体而言，北方阿尔泰语系语言在境外国家比较强势，例如，蒙古国的蒙古语、朝鲜和韩国的朝鲜语（韩国语）、哈萨克斯坦的哈萨克语、吉尔吉斯斯坦的吉尔吉斯语、乌兹别克斯坦的乌兹别克语，以及俄罗斯的俄语，在国外都是国家语言，在中国则为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语言（黄行 等，2014）；至于南方语言，例如汉语官话和粤、闽、客家方言（也用于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缅甸等国），藏缅语族的藏语（也用于印度、尼泊尔、不丹、缅甸），拉祜语（也用于老挝、缅甸等国），哈尼语（也用于老挝、缅甸、泰国、越南），侗台语族的傣语（也用于泰国、老挝、越南、缅甸），壮语（也用于越南），苗瑶语族的苗语（也用于老挝、越南、泰国），瑶语（也用于老挝、越南、泰国），操这些语言的少数民族一般是近代从中国移民到东南亚等地区的，因此跨国共有语言的使用主体通常在中国，使用人口、功能地位以及语言变体的多样性，也是中方的语言比较有优势（李锦芳，2013）。

尽管跨不同国家的语言具有共同的历史和相同的结构，但是它们国别间的语言差异性仍然是十分显著的，这种差异性可以通过不同国家实行的语言地位规划和语言本体规划，及其所处的不同语言生态环境得以体现。

2 跨国语言地位规划的差异

跨国语言由于受不同国家社会制度和语言政策的影响，其语言地位和功能可能存在明显的差异（黄行，2023）。如上所述，中国在东北亚、中亚跨国分布的阿尔泰和印欧语系语言通常在国外都是国家语言，而在中国仅为层次不等的少数民族语言；在东南亚等境外地区使用的侗台、苗瑶、彝缅系语言一般是近代从中国

① 印方的跨国语言多数分布在印度实际控制的藏南地区。

迁移过去的移民语言，因此它们的主体通常在中国。

2.1 语言身份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国际标准化组织公布的世界语言共有约 7,000 种，主要是依据世界少数民族语文研究院（SIL International）编纂的《世界民族语言》（*Ethnologue: Languages of the World*）一书的数据。例如该书第 20 版（Lewis et al.，2017）共收录世界 7,099 种语言，其中收录中国大陆 299 种语言，加上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和中国澳门的语言，合计中国不重复的语言共有 323 种（占世界语言总数的 4.5%），而中国政府和学术界认定的语言数量大约只有 130 多种（如《中国语言地图集》第二版），即《世界民族语言》公布的中国语言数量大约是中国学界认定的语言的两倍多。

《世界民族语言》公布的中国语言的数量之所以明显多于中国学界认证语言的数量，其原因在语言识别标准方面。《世界民族语言》主张语言身份的确认主要依据语言变体之间的通解度（intelligibility）和认同度（identity），而中国多数语言（特别是汉藏语系语言）的方言差别大，通解度低，因此《世界民族语言》将这样的方言变体视作“语言”而非“方言”（黄行，2023）。中国学界确认语言身份比较注重语言使用群体的民族身份，即因为“民族是使用共同语言的人们共同体”，因此同一民族尽可能使用同一语言；此外还比较注重语言变体之间的历史联系，即语言内部应该有相当数量的同源词的支持，按此标准，境外许多语言在中国仅为语言下位的方言（孙宏开，1988）。国内外关于中国语言身份识别和数量统计的差异，除了采用不同的语言识别标准，其更深层的原因是中国倾向将不同民族及其语言的变体“合并”为同一个民族和语言，而境外国家倾向将不同民族及其语言变体“分立”为不同的民族和语言（黄行，2018a）。如上述蒙古语、布里亚特语、卡尔梅克 – 卫拉特语在俄罗斯和蒙古国为三种独立的语言（使用群体也为三个不同的民族），而在中国，它们是蒙古语的内蒙古方言、巴尔虎 – 布里亚特（Bargu Buriat）方言和卡尔梅克 – 卫拉特方言（黄行 等，2014）。中国南方民族语言和方言的身份比国外的差异更大，比如中国彝族、苗族、壮族、汉族等使用的彝语、苗语、壮语、汉语内部都有复杂的方言，这些方言由于缺乏通解度，在国外都被分为下辖数十种语言的宏语言（macro language），分别是宏苗语（macro Miao，包括 25 种“苗语”）、宏壮语（macro Zhuang，包括 16 种“壮语”）和宏汉语（macro Chinese，包括 13 种“汉语”），虽然彝语未被列为宏语言，但是在《世界民族语言》中，有 62 种语言可以包括在相当于中国彝语的方言之中（普忠良，2012）。

表 2 列举了中国一种语言的多种方言对应境外国家多种语言的案例。

表 2　跨境语言与方言身份的差异

境外语言	境外国家	中国语言的方言
阿卡语（Akha）	缅、老、泰、越	哈尼语哈雅方言阿卡话
阿科语（Akeu）	老、缅、泰	哈尼语哈雅方言阿科话
哈尼语（Hani）	老、越	哈尼语哈雅方言
卡多语（Kaduo）	老	哈尼语碧卡方言卡多话
拉祜语（Lahu）	老、缅、泰、越	拉祜语拉祜纳方言
拉祜熙语（Lahu Shi）	老、缅、泰	拉祜语拉祜熙方言
苦聪语（Kucong）	越	拉祜语苦聪方言
普拉语（Phula）	越	彝语东南方言文西土语
巴饶克佤语（Parauk Wa）	缅、泰	佤语巴饶克方言
阿佤佤语（Vo Wa）	缅	佤语阿佤方言
布雷德昂语（Ruching Palaung）	缅	德昂语布雷方言
汝买德昂语（Rumai Palaung）	缅	德昂语汝买方言
白苗语（Hmong Daw）	老、泰、越	苗语川黔滇方言
青苗语（Hmong Njua）	老、泰、越	苗语川黔滇方言
中国苗语（Sinicized Miao）	越	苗语川黔滇方言
优勉语（Iu Mien）	老、泰、越	瑶语优勉方言
金门语（Kim Mun）	老、泰、越	瑶语金门方言
红仡佬语（Red Gelao）	越	仡佬语阿欧方言
青仡佬语（Green Gelao）	越	仡佬语哈给方言
白仡佬语（White Gelao）	越	仡佬语多罗方言
傣仂语（Lü）	老、缅、泰、越	傣语西双版纳方言
傣哪语（Tai Nüa）	老、缅、越	傣语德宏方言
傣雅语（Tai Ya）	泰	傣语红金方言傣雅话
黑傣语（Tai Dam）	越	傣语金平方言
德靖壮语（Yang Zhuang）	越	壮语南部方言德靖土语
文马壮语（Dai Zhuang）	越	壮语南部方言文马土语
邕南壮语（Yongnan Zhuang）	越	壮语南部方言邕南土语
左江壮语（Zuojiang Zhuang）	越	壮语南部方言左江土语
中部藏语（Central Tibetan）	印、尼	藏语卫藏方言
康藏语（Khams Tibetan）	缅	藏语康方言
格罗马语（Groma）	印	藏语卫藏方言格罗马话
夏尔巴语（Sherpa）	尼	藏语卫藏方言夏尔巴话

（待续）

（续表）

境外语言	境外国家	中国语言的方言
哈卡斯语（Khakas）	俄	柯尔克孜语哈卡斯方言
中国蒙古语（Peripheral Mongolian）	蒙	蒙古语内蒙古方言
卡尔梅克–卫拉特语（Kalmyk-Oirat）	俄	蒙古语卡尔梅克–卫拉特方言
布里亚特语（Buriat）	俄	蒙古语巴尔虎–布里亚特方言
瓦罕语（Wakhi）	阿	中国塔吉克语瓦罕方言

2.2 语言地位

跨国语言由于受不同国家语言政策规划的影响，其语言地位和功能可能存在显著的差异。《世界民族语言》的“语言地位”（language status）指标，采用社会语言学家 J. Fishman 的“分级代际语言中断量表”（Graded Intergenerational Disruption Scale, GIDS）的扩展版（Expanded Graded Intergenerational Disruption Scale, EGIDS），用以评估世界诸语言活力地位的发展与濒危的程度与等级。语言地位从高到低分以下等级：0 级，国际语言（international）；1 级，国家语言（national）；2 级，地区语言（provincial）；3 级，广泛使用语言（wider communication）；4 级，用于教育语言（educational）；5 级，发展中语言（developing）；6a 级，有活力语言（vigorous）；6b 级，受威胁语言（threatened）；7 级，转用中语言（shifting）；8a 级，濒危语言（moribund）；8b 级，近乎消失语言（nearly extinct）；9 级，休眠语言（dormant）；10 级，消亡语言（extinct）。当今世界语言地位状况的发展趋势是：强势的通用语言越来越少，弱势的濒危语言越来越多。

表 3 显示的是中国跨国语言国别之间的语言地位差异。

表 3　跨国语言地位差异

语言	中国	等级	国外
普通话	国家通用语言	0、1	新加坡官方语言，东南亚一些国家的地方语言
藏语	西藏正式语言	2	印度、尼泊尔、不丹、缅甸 5 种地方语言
壮语	广西正式语言	2	越南 4 种地方语言
傣语	云南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正式语言	3	越南、泰国、老挝、缅甸 6 种地方语言

（待续）

（续表）

语言	中国	等级	国外
彝语	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正式语言	3	越南 1 种地方语言
蒙古语	内蒙古正式语言	2	蒙古国国家语言
朝鲜语	吉林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正式语言	2	朝鲜、韩国国家语言
哈萨克语	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正式语言	2	哈萨克斯坦国家语言
柯尔克孜语	新疆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正式语言	2	吉尔吉斯斯坦国家语言
乌孜别克语	新疆少数民族语言	6b	乌兹别克斯坦国家语言
俄罗斯语	新疆少数民族语言	6b	俄罗斯联邦国家语言
图瓦语	新疆少数民族语言	6b	俄罗斯图瓦共和国省级语言
塔塔尔语	新疆少数民族语言	6b	俄罗斯鞑靼斯坦共和国省级语言
布里亚特语	内蒙古蒙古语巴尔虎 – 布里亚特方言	6a	俄罗斯布里亚特共和国省级语言
卡尔梅克 – 卫拉特语	新疆蒙古语卡尔梅克 – 卫拉特方言	6a	俄罗斯卡尔梅克共和国省级语言
哈卡斯语	黑龙江富裕县柯尔克孜语哈卡斯方言	8b	俄罗斯哈卡斯共和国省级语言
越南语（京语）	广西防城港市少数民族语言	6b	越南国家语言

作为中国国家级语言的普通话是中国唯一的法定国家通用语言，在中国所有汉语官话区、方言区和民族地区的正式场合都有最高的优先使用地位。国家也把推广普通话作为我国最重要的语言政策，并将此政策写入中国的《宪法》（1982）；关于具体的推广措施，则专门设立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2000）。另外，由于普通话是联合国规定的 6 种工作语言之一，因此，汉语普通话也是 0 级的国际通用语言。

中国的地区正式语言可以分省区、地州和县旗 3 个等级。根据中国《民族区域自治法》（2005）和有关民族地方的自治条例的规定，中国跨国分布的省区级行政区划的正式通用语言有：内蒙古自治区蒙古语、西藏自治区藏语、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维吾尔语、广西壮族自治区标准壮语（与越南的壮语属不同的方言）；跨国分布的地州级正式通用语言有：新疆伊犁州的哈萨克语、吉林延边州的朝鲜语、新疆克孜勒苏州的柯尔克孜语、新疆博尔塔拉州和巴音郭楞州的卡

尔梅克 – 卫拉特蒙古语、云南西双版纳州和德宏州的傣语、云南怒江州的傈僳语、云南德宏州的景颇语、云南红河州的哈尼语；跨国分布的县旗级正式通用语言有：云南澜沧拉祜族自治县的拉祜语和云南沧源佤族自治县的佤语（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 等，1995）。此外，根据《中国香港 / 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1990/1993），中国香港的英语、中国澳门的葡萄牙语也是特别行政区可以与中文平行使用的“正式语文”（“正式语文”在两个《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中的英译是 official language）。

3　跨国语言本体规划的差异

不同国家的同一语言可能在标准语和方言变体、文字体制选择，以及科技术语审定规范等本体规划方面存在巨大的差异，语言本体规划的差异也会像语言地位规划一样明显影响到同一跨国语言之间的身份、地位和功能。

3.1 标准语与方言

如上 2.1 部分所述，中国和境外语言普遍存在某一语言变体是独立的语言还是一种语言下的方言的分歧，这种语言 / 方言的分歧不仅会影响到语言身份和语言使用群体身份的认同，还会影响到优先用于政治、经济、法律、教育、媒体等正式场合的标准语变体的选择与规范。

例如，中国的汉语标准语以北方官话为基础方言，以北京音为标准音，东南亚国家的华人兼用普通话和闽南、粤、客家等汉语方言；中国的蒙古语以内蒙古方言为基础方言，以正蓝旗察哈尔土语语音为标准音，而蒙古国使用基于喀尔喀（Halh）方言的官方蒙古语，并且两国蒙古文字母和语音标准也不相同；中国的藏语标准语以卫藏方言为基础方言，以拉萨书面语音为标准音，与印度、尼泊尔等国使用的藏语、夏尔巴语（Sherpa）、拉达克语（Ladaki）乃至不丹的宗卡语（Dzongkha）、巴基斯坦的巴尔蒂语（Balti）等藏语变体规范标准不同；中国壮语的基础方言是北部方言，语音标准是邕北土语武鸣话，而越南使用分别属于德靖壮语（Yang Zhuang）、邕南壮语（Yongnan Zhuang）、左江壮语（Zuojiang Zhuang）和文马壮语（Dai Zhuang）等多种壮语南部方言。

而境外国家的国家语言或官方语言的规范标准，对中国作为少数民族语言的相同语言几乎也没有什么影响。例如，俄罗斯联邦国家语言俄语基于南北方言之间的中部方言区，以莫斯科话为标准音，而中国的俄罗斯族绝大多数已转用汉语或兼用所在地的民族语言，他们说的俄语也受中国语言的影响发生变异；塔吉克斯坦使用伊朗语族西支基于波斯语的标准塔吉克语，中国的塔吉克语是属于伊朗

语族东支的萨利库尔（Sarikoli）和瓦罕（Wakhi）方言，与塔吉克语（Tajiki）无法交流（王远新，2023）；俄罗斯鞑靼斯坦共和国的鞑靼语（Tatar）以中部喀山塔塔尔语（Middle Kazan Tatar）为基础方言，中国的塔塔尔族主要使用哈萨克语或维吾尔语，母语基本不用；俄罗斯布里亚特共和国与卡尔梅克共和国的官方语言在中国都是蒙古语的方言，它们在中国受到内蒙古标准蒙古语和其他中国语言的影响，而与俄罗斯的布里亚特语与卡尔梅克 – 卫拉特语存在显著差别；朝鲜使用基于平壤语音的文化语言，韩国使用基于首尔语音的标准语言，中国的朝鲜语由于是朝鲜半岛的移民语言，因此各方言均有分布（其中使用中北方言的地区较多）（宣德五，2012），而作为中国大学教授的外国语门类的朝鲜语（韩国语），较多采用韩国的教材和语言标准。

3.2 文字系统

语言本体规划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图形化（graphization），特指文字系统的创制、选择与修订。文字和书面语在现代社会中的作用远远超过口语，也是确立现代语言身份的必要资质，因此跨国语言文字及其书面语系统的异同，会对不同国别语言之间的身份认同与使用功能产生重要的影响。中国与境外国家实行不同的文字图形化的本体规划，因此几乎所有中国与境外国家的跨国语言均采用不同的文字体制。表 4 呈现了跨国语言使用文字的基本数据。

表 4　中国与周边国家跨国民族使用的不同文字

跨国语言	中国文字	国（境）外文字
哈萨克语	阿拉伯字母哈萨克文	基里尔字母哈萨克文
柯尔克孜语	阿拉伯字母柯尔克孜文	基里尔字母吉尔吉斯文
哈卡斯柯尔克孜语	无，使用蒙古语文或汉语文	基里尔字母哈卡斯文
乌孜别克语	无，转用维吾尔或哈萨克语文	基里尔字母乌兹别克文
塔塔尔语	无，转用哈萨克或维吾尔语文	基里尔字母鞑靼文
图佤语	无，使用哈萨克文或汉文	基里尔字母图瓦文
蒙古语	回鹘式蒙古文	基里尔字母蒙古文
卫拉特蒙古语	托忒蒙古文（Todo style）	基里尔字母卫拉特文
布里亚特蒙古语	回鹘式蒙古文	基里尔字母布里亚特文
鄂温克语	无，使用蒙古文或汉文	基里尔字母埃文基文（Evenki）
赫哲语	无，使用汉文	基里尔字母那乃文（Nanai）
朝鲜语（韩国语）	朝鲜文（不夹用汉字）	朝鲜文（韩文）（不夹用 / 夹用汉字）
越南语（京语）	无，使用汉文	拉丁字母越南国文

（待续）

（续表）

跨国语言	中国文字	国（境）外文字
拉祜语	拉丁字母新拉祜文	拉丁字母老拉祜文
哈尼语	拉丁字母哈尼文	拉丁字母阿卡文
傈僳语	拉丁字母新 / 老傈僳文	拉丁字母变体老傈僳文
景颇语	拉丁字母新景颇文	拉丁字母老景颇文
独龙语	无，使用汉文	拉丁字母日旺文（Rawang）
西双版纳傣语	西双版纳老、新傣文	傣仂文
德宏傣语	德宏新傣文	傣哪文
川黔滇苗语	拉丁字母川黔滇苗文	拉丁字母老挝苗文
瑶语	无，使用汉文	拉丁字母瑶文
巴绕克佤语	拉丁字母新佤文	拉丁字母老佤文（撒喇文）
布朗语	无，使用汉文	傣文、拉丁字母布朗文
汉语	规范汉字	繁体汉字（简化汉字）

受早期苏联语言规划的影响，蒙古国、中亚诸国的国家官方文字均使用与俄文相同的基里尔字母文字，而中国与之相应的蒙古语使用 13 世纪形成的回鹘字母的蒙古文，中国的维吾尔语、哈萨克语、柯尔克孜语使用基于 12 世纪察合台文的阿拉伯字母的维吾尔文、哈萨克文、柯尔克孜文。朝鲜使用不加汉字的纯朝鲜文，韩国使用夹用汉字的韩文，中国朝鲜文实行与朝鲜同而与韩国异的文字政策。至于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共有的跨国语言，一般中国使用新中国政府帮助创制与改进的民族文字，境外国家多使用传统民族文字和 19 世纪末以来西方传教士创制的民族文字（黄行，2018b）。

中国大多数少数民族语言是没有文字的，中国无文字的少数民族有些通过政府帮助创制或改革了与境外国家文字不同的新文字，例如中国云南创制的新佤文、新傈僳文，以及在缅甸文字基础上改革的新景颇文、新拉祜文。有些语言群体由于人口较少而使用其他比较通用的民族文字，例如北方的鄂温克族、柯尔克孜族的哈卡斯人（Khakas）使用蒙古文和汉文，塔塔尔族、乌孜别克族、塔吉克族的萨里库尔人和瓦罕人使用维吾尔文，新疆蒙古族图瓦人使用哈萨克、蒙古、汉等文字，蒙古语布里亚特方言、卡尔梅克 – 卫拉特方言通用中国的回鹘式胡都木或托忒蒙古文，南方的哈尼族阿卡话、阿科话，独龙语，景颇族支系的勒期语、浪速语，怒族的阿侬语，德昂族的布雷、汝买方言以及京语（即越南语）等语言民族使用汉文，西藏的门巴语、仓洛语、达让语、格曼语、博嘎尔语等语言的门巴族、珞巴族和僜人使用藏文。以上这些中国无文字的少数民族语言，在境外的俄

罗斯，中亚各国，缅甸、越南、印度等国都使用所在国制订的文字，因此这些跨国语言之间由于没有共同文字而不存在共同的书面语交际行为（黄行，2018b）。

4 余论

跨国语言的差异也明显地出现在语言的本体结构领域，主要表现在作为不同国别的少数民族语言其语音、词汇和语法会逐渐向所在国家或地区的通用语言趋同而偏离母语（周明朗，2014）。以若干中国北方和南方人口较少民族的语言为例。鄂温克族是中国和俄罗斯跨国分布的各有 3 万—4 万人的少数民族，两国的鄂温克语都面临比较严重的母语代际转用的危险，中国的鄂温克语吸收大量的蒙古语和汉语的借词，语法受汉语影响，而俄罗斯的鄂温克语较多吸收俄语借词，语法也深受俄语影响，例如其“格”范畴用通古斯语的形态表现俄语格的意义（林丽娟 等，2023）。中国云南有三千多克木人（Khmu），他们在中国的法定民族是布朗族，老挝有 50 多万克木人，是仅次于老族（Laos）的第二大民族。中国克木语的基本词汇传统上有较多傣语借词，现代社会则更多地从汉语借用词汇；而老挝的克木语主要是从国家通用的老挝语借用词汇，因而导致两国同一种语言的沟通度逐渐降低（李春风，2011）。另据北京大学的一项研究计划报道，中国云南德宏州和缅甸北部克钦邦（Kachin state）跨境分布着只有数万人的阿昌族（Achang），尽管他们共同使用的阿昌语有自己的词汇系统，但是由于母语词汇量的缺乏，中国的阿昌族在实际交流的话语中使用 70%—80% 的汉语词汇，而缅甸的阿昌族在实际话语中也使用相当比例的缅甸语词汇，因此两国的阿昌族基本不能使用母语相互交流（孔江平，2023）。

由于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分布着多种语言或者一种语言分布在多个国家，因此所谓语言跨国分布是一种非常普遍的现象。以往研究比较强调跨国语言历史和结构的共同性，相对忽略它们国别间显著的差异性（赵守辉 等，2012）。然而由于国别之间实行不同的社会制度和语言政策，处于不同的语言生态状况，因此跨国语言在身份、地位、规范标准和文字系统等现代语言必备的资质方面存在明显差异，致使同一跨国语言之间因沟通、互动和认同程度的不断降低而渐行渐远，甚至有分化为不同语言的趋势。

参考文献

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 等，1995. 中国少数民族语言使用情况 [M]. 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 .

黄行，许峰，2014. 我国与周边国家跨境语言的语言规划研究 [J]. 语言文字应用（2）：9-17.

黄行，2018a. 中国民族语言识别：分歧及成因 [J]. 语言战略研究（2）：27-37.

黄行，2018b. 我国与周边国家跨境民族的文字系统差异 [J]. 中国语言学报（18）：227-240.

黄行，2023.《世界民族语言》涉及中国语言国情的指标数据分析 [J].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5）：52-62.

孔江平，2023. 教育部重点文科实验室“中华民族语言文字接触交融研究”开题报告 [R]. 北京：北京大学 .

李春风，2011. 跨境克木人母语使用情况对比分析 [J]. 百色学院学报（6）：34-39.

李锦芳，2013. 论中越跨境语言 [J]. 百色学院学报（4）：48-55.

林丽娟，王铭玉，2023. 中俄跨境鄂温克语（埃文基语）安全问题与对策 [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6）：11-19.

普忠良，2012. 彝语 [A]// 中国语言地图集 . 2 版 . 北京：商务印书馆 .

孙宏开，1988. 语言识别与民族 [J]. 民族语文（2）：9-17.

孙宏开 等，2007. 中国的语言 [M]. 北京：商务印书馆 .

王远新，2023. 塔吉克语 [A]// 中国大百科全书 . 3 版 .

宣德五，2012. 朝鲜语 [A]// 中国语言地图集 . 2 版 . 北京：商务印书馆 .

赵守辉，张东波，2012. 语言规划的国际化趋势：一个语言传播与竞争的新领域 [J]. 外国语（4）：2-11.

中国社会科学院，香港城市大学，2012. 中国语言地图集 [M]. 2 版 . 北京：商务印书馆 .

周明朗，2014. 跨境语言关系动力学 [J]. 双语教育研究（1）：7-14.

LEWIS M P, et al., 2017. Ethnologue: languages of the world[M]. 20th ed. Dallas: SIL International.

作者简介

黄行，北京师范大学珠海校区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少数民族语言和语言规划、语言资源研究。电子邮箱：huangxing@cass.org.cn。

（责任编辑：杨佳）

Abstracts

Cross-Country Languages in China and Their Differences in Status

HUANG Xing

Abstract: China and her neighboring countries share many ethnic groups and languages. The boundaries of these ethnic groups and languages are not consistent with their national administrative borders. The pluralism and diversity of Chinese ethnic groups, languages, and cultures have spread to South Asia, Southeast Asia, Central Asia, and Northeast Asia. For historical reasons, the Altaic and Indo-European languages in the north are in a prestigious status outside the Chinese borders, while the Sino-Tibetan languages in the south are in a prestigious status within the borders. This paper aims to illustrate that different countries may affect the identity differences and quantitative statistics of cross-border languages. The reason for this is usually the difference in their language status planning (e.g. national/local/minority languages, official/unofficial languages) as well as their language corpus planning (e.g. normative standard languages and diverse dialects, different systems for the written language).

Because of the fact that either there are several languages used in one country or there is only one language functioning in several countries, the so-called cross-country languages are quite common. Previous research on these languages mainly concentrates on their historical or structural similarities rather than their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across the borders. However, different language planning and different language ecosystems have obviously affected the communication, interaction, and identity of cross-country languages, resulting in a tendency of one cross-border language splitting into different languages.

Keywords: cross-country languages; language situation; language identity and status; language norms and standards; writing system

Language and Knowledge: Thoughts on Language Civilization

LI Yuming; ZHANG Zhenda

Abstract: Human beings use language in every step along their "knowledge chain"—create, record, store, organize, express, spread and inherit their knowledge. The process and results of their knowledge building through language have formed what can be termed "language civilization." In other words, language civilization refers to the civilization accumulated by language, including civilization created by language use. Language civilization is the foundation of human civilization and it in turn promotes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human civilization and civilization communities. And it goes without saying that the world diversity and development also affect the way humans speak and promote new language civilizations.